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續編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孫球

謄錄監生

臣謝錫位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十三

元 陳桎 撰

丙午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

金天會四年

春正月詔中外臣庶實

封言得失○金人入相濟州○梁方平之師潰于黎

陽金人遂濟河

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達呼布奄至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

旗幟燒斷橋纜金兵未得濟既而方平師潰奔還河

北河東路制置副使尙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聞方平潰亦率師歸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拒已巳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

渡施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詔
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庚午金師取滑州

罷内外官司局所

凡一百五處

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

使宇文粹中為副使

太上將東幸也

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

杭同知院事○王黼有罪永州安置行至雍丘盜殺

之

開封尹聶昌有怨于黼遣人殺之也

李彥伏誅○朱勔有罪放歸田

里

自勔以花石取媚而州郡被其害者踰二十年勔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第蘇州其園池擬禁藥

服飾器用上僭乘輿聲焰熏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監司郡吏朔望皆拜庭下邪人穢夫候門奴

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

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為顯官駙
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至是放歸田里凡由勛
得官者皆罷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杔副之金幹爾雅布
濟河宰執議

請帝黜幸襄鄧以避敵鋒吳敏曰京師百萬生靈奈
何棄之臣願留守以救一城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
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
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
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
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
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益將
用之於有事之日也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
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
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僞使
治兵願以死報道君皇帝幸亳州庚午道君皇帝如
亳以避敵於是百

官多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

使

綱既受留守之命復為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

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令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言于帝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

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拜伏呼萬歲乃命綱為右丞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

白時中

免○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趙野王孝迪

為門下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遣使督諸道

兵入援○金幹里雅布圍京師詔張邦昌奉康王構為

質于金以請平

幹里雅布取滑州即遣吳孝民至汴以詔書問納張鼓事令執送童貫譚

稹詹度而以黃河為界納質奉貢祭酒幹里雅布抵汴城據牟駝岡聞道君皇帝內禪而城中有備欲退師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請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

世則使其軍絕城而出未至軍遇金使吳孝民因與偕還孝民至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枕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枕怯懦誤國事也不聽是夜金人來攻宣澤門李綱敗之斬獲百餘人至旦始退甲戌命李枕使金軍枕至幹里雅布威兵南向坐枕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里雅布謂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歟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足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目一紙付枕而遣還枕等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努耶律忠王內等偕來索賂要質凡金人所為要求皆耶藥師教之也枕至李邦

彥等勸帝從之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連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宋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

也 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李綱敗金人于通津景

陽門

乙亥金兵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蒙死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將校十餘殺其衆

數千何灌力戰而死

道君皇帝幸鎮江府。○以路允迪簽書樞

密院事。○金師退次于孟陽

韓里雅布從康王之請解圍退師也

馬忠

敗金人于順天門外

金騎大掠於城下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

于順天門金師遂收斂為一路

允迪如河東金尼瑪哈

軍。○种師道帥涇原秦鳳之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

密院事為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

初朝廷聞金師南下以師道為制置

使得便宜檄兵食師道時致仕居南山豹林谷聞命
即東過熙河姚古之子平仲有步騎七千師道遂與
之俱赴汴至洛聞韓里雅布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
敵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
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
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榜沿
道言種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
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歛遊騎但守牟駝岡增壘
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種帝聞其至喜甚開
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
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
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
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
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
拜許有與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頗頡頏見師道拜跪
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于

金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梁師成有罪貶為彰化節

度副使行至八角鎮死

師成晚年並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

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之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驚遇間即發王黼嘗為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太上皇帝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布衣張洎歷數其罪惡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

二月

詔姚平仲帥師襲金營不克而逃金人復圍京師

時朝

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侵犯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兵力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

奔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
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
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
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
种氏姚氏皆素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
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因
以士不得速戰為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
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
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
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平仲
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韓里雅布取康王以
歸夜半帝遣中使傳旨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
速援之平仲方發金侯吏覺之韓里雅布兵迎擊平
仲兵敗懼誅亡去金師復圍汴城會李綱率諸將旦
出封丘門遂戰于幕天坡罷李綱以謝金人韓里雅布
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

罷李綱以謝金人

韓里雅布遣王內

來問舉兵之故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廢親征行網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

營司○金幹里雅布使王汭來

幹里雅布召宋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

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請更以他王為質而以兵送鄭望之等於尼瑪哈營

宇文虛中如金師

虛中聞汭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令李邈領

之次于汴河上從門外及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繼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太學生陳東及都人上書乞復

用李綱詔復以綱為尚書右丞充京城防禦使

辛丑太學

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白時中李邦

彥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枕庸謬忌嫉不恤國
計所謂社稷之賊今邦彥等疾惡綱恐其成功罷綱
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會邦彥入朝
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
令退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捫壞之喧呼動地殿帥
王宗漑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
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鬪而磔
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
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
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
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塞簾視之曰果
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為首
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
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
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東為太學錄先是蔡懋禁不
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綱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皆奮

雖金人懼稍稍引去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

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以楊時為國子祭酒

時自

通英殿說書遷右諫議大夫無侍講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金

幹里雅布使王汭來

字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

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幹里雅布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

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驃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虛中還帝止許

以肅王代質

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還○以徐處

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僉書樞密院事○蔡懋罷

○宇文虛中復如金師

帝以金師未退令虛中再往
幹里雅布固要三鎮虛中泣下

不言幹里雅布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
在保州詎忍割棄金人必欲得之虛中還復命帝許
割三鎮載書稱伯姪命虛
中復往幹里雅布使王泊來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

地畀金人幹里雅布退師北去京師圍解

金幹里雅
布既得三

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喬來告
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種師道請乘其半

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
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
復來禦敵之備
當速講求不聽赦戊申赦天下且詔諭士民自今庶
事並遵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

之事一切寢罷復罷宰執

李邦彥免

邦彥居位無所建明惟與白時

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桄等阿順趨諂而已
都人目為浪子宰相至是陳東上書請斥之遂免

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

南仲李桄為尚書左右丞○宇文粹中罷○姚古种

師中折彥質等帥師入援詔古等追送金師

熙河帥姚古秦

鳳帥种師中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
萬人至汴城下而韓里雅布已退李綱請詔古等以兵

追送之且戒俟其間可种師道罷

中丞許翰言師道
名將沉毅有謀山

西士卒咸信服之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
曰秦始皇老王剪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

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係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起師要擊

金尼瑪哈入威勝軍隆德府遂次于澤

州尼瑪哈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縲繞分人防

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里雅布和乃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賂尼瑪哈怒乃分兵趣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為所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師入南北關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之乙卯攻下隆慶府知府張治開邊罪貶蔡京為祕碓死焉丁巳攻澤州下之

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攸為太中大

夫

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從太上行

梁方平伏誅○王孝迪罷○以

聶昌為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

初道君皇帝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

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貴等為變朝議以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

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請於太上名姚古等師還

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宰臣咎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乃急徵還諸將諸將已

追及幹里雅布於邢趙間聞命無不扼腕此綱力爭復遣

則將士三月李枕免○張邦昌免

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尼瑪哈復至

解體矣社稷之賊也

遂免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臬

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對曰

國不競亦甚且定武陛下之潛藩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

宇文虛

中免

言者劾其議和之罪出知青州

以种師道為河南河東路宣

諭使屯滑州

李綱以三鎮為不可與金乃詔師道為宣諭使屯滑州而實無兵自隨師道請

合闕河卒屯滄衛孟滑以備金人再至詔金人叛盟

遣姚古种師中帥師往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

師中追幹里雅布至北鄙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尼瑪哈深入南陷隆

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枕李鄴鄭望之等其太原中山河間三

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姚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或謂師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

下太行則勢不能自還此段凝師于河上北也時大臣立議矛盾樞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送出之師中

渡河即上言尼瑪哈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遲朝廷疑不用幹里雅布至

中山河間三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詔幹里雅布乃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李綱迎道君皇帝于南京

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

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
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
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請往綱至具道皇帝聖孝
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太上因及
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
有他也方艱難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
無不至者在照度燭之耳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
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
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
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
責耶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為宗
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鑒臣謂宜有以
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
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
可使服之且曰卿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
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

還具道太上
意帝始喜釋

金尼瑪哈還雲中留尼楚赫圍太原

尼瑪

哈還雲中令尼楚赫將兵以圍太原尼楚
赫為鎖城法以困城中自是內外不通
籍朱勔家

田至三十萬
畝他物稱是
蔡京有罪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夏

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八館鎮威城金

烏舍襲取之

先是尼瑪哈遣撒拇使夏許割天德雲
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

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
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兵馬監
押朱昭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率士
搏戰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烏舍以數萬騎陽為出
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道君皇帝至京師居

于龍德宮

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如此是示之以

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暗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闢而多疑南仲佛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因求去立子諶為皇

太子○以耿南仲為門下侍郎○置春秋博士○置詳

議司于尚書省

討論祖宗法制以革敝政從吳敏之請也

趙野免○童貫有

罪郴州安置○以种師道為太尉同知樞密院事河北

河東宣撫使○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

○朱勔有罪循州安置○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

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洛人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當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

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種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

廟廷國子祭酒楊時致仕

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盡國害民幾

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未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

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楊時目為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時因乞罷諫職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
詔神師中進師救太原至殺熊嶺及金和尼
可棄云

戰敗績死之

太原圍不解詔神師中由平定軍乘勝復與姚古倚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

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尼瑪哈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通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辛未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和尼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尼瑪哈將至古眾驚潰故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姚古及金巴爾斯戰于隆州谷敗績諸軍無不奪氣

○罷詳議司○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

右正言崔鵬上疏曰數十

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諫議大夫馮澥近入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京又以學校之法取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

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已為正異已為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破壞耶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种師道罷以李綱為河南河東路宣撫使劉韜為副

使以救太原

時金兵退道君皇帝還京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

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太原圍益急南仲等請割三鎮以賂金綱言祖宗之地不可棄帝從綱議欲遣將援太原南仲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韜副之以代种師道又以解潛為陝西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不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

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遲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行次懷州綱以二萬人分為五軍以備禦請銀絹于朝各百萬僅得二十萬欲啓行而不能帝遣使趣之綱行至軍遣解潛屯威勝劉韜屯遼州王以寧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並進會于城下劉韜兵先進金人禦之韜敗績解潛與金人戰于南關王以寧戰于汾州皆敗

路允迪免○貶左司

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

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

位復陳三事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酒務

馬

天狗星隕有聲如雷○有星孛于紫微○高麗遣

使稱藩于金金以保州畀之

高麗王楷遣使奉表稱藩一依事遼之禮金遣

高伯淑報之且以保州與焉自是朝貢不絕

金以幹里雅布為副元帥○

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竄蔡京于儋州行

至潭州死

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州年八十京天資

山謠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頗狙伺為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摩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

其姦屢敗屢起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扼之京每聞將退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社之禍雖以竄蔡攸于雷謫死人猶以不及正刑以謝天下為恨

州童貫于吉陽軍○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貶所

詔數貫大

罪命御史張徽迹其所至莅斬之於是御史胡舜陟論良嗣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人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市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斬之梟其首徒妻子于萬安軍徵追貫及于南雄斬之函首赴闕梟于都市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傾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遂死貫狀魁梧偉瞻視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

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妃嬪已下皆獻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煥翁赫庭戶雖還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廝養僕園官諸使者至數百輩窮姦稔禍開邊隙以覆宗社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

金初立省院寺監等官

初金太祖用漢官賞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

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直官號至是舍音幹布當國勅金主用漢官制度遂立省寺府司一如唐

八月復以种師道為宣撫使召李綱還

綱行至懷州有

詔罷減所起兵且日促解太原之圍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實不稟命綱具論之不報會以議和詔止

金尼瑪哈幹里雅布分道

綱進兵綱即乞罷乃代還

南侵

幹里雅布解汴圍而還也所輸金帛未足三鎮又背盟固守會金使蕭仲恭來使朝廷以肅王為

彼所質亦留仲恭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其副趙倫
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于館伴邢倬曰金有耶律伊
都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
圖幹里雅布及尼瑪哈執政以仲恭伊都皆遼貴戚舊
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亡國之感信之乃以蠟書命仲
恭致之伊都使為內應仲恭素謹愿無反覆心還見
幹里雅布即以蠟九書獻之幹里雅布以聞于金主麟府
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
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
尼瑪哈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以尼瑪哈為左副元
帥幹里雅布為右副元帥分道伐宋而使楊天吉王汧
持二帥書來責背盟構叛之事且索金幣三鎮及上
金主尊號獻車輅儀物等庚戌尼瑪哈發雲中癸丑
幹里雅布發保州

張思正及金人戰

于文水敗績

死者數萬人

折可求師潰于子夏山

於是威勝軍降

德府汾晉澤降民皆渡河南奔王雲如金遣王雲使
州縣皆空金人遂乘勝攻太原金國許以

三鎮賦入之數又使馬識遠劉岑李若水分使其軍許翰罷翰主用兵而吳敏

不合罷徐處仁吳敏免敏主和議處仁欲用兵議論
知亳州不合爭于上前處仁怒擲筆

中敏面鼻額為黑唐恪耿南仲聶昌欲排去以唐恪
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

為少宰何鼎為中書侍郎陳過庭為尚書右丞聶昌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僉書院事吳敏以聶昌猛厲可
使助已自衡州召知

開封府不數月拜同知入謝即陳扞禦之策曰三關
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界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

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
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

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
勇義之士設伏開闔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

命提舉守禦得
以便宜行事

九月金尼瑪哈入太原執張孝純以

歸

尼瑪哈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執孝純以去副總管王東通判方爰皆死

之

安置吳敏于涪州

敏初因蔡京進用言事者論其訾京父子故貶

神師閔

及韓里雅布戰于井陘敗績金人遂入天威軍真定

府○蔡攸蔡脩朱勔伏誅

言者論攸興燕山之後禍及天下騷者淫佚載籍所

無於是遣使即三人所至斬之

以王寓為尚書右丞○李綱罷貶中

書舍人劉珏胡安國于遠州

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已曾安國舉

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鄒浩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日是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問于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污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舍人劉珏常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馬漈言珏為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漈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棗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

論
以知大名府趙野兼北道都總管知河南府王襄

兼西道都總管知鄧州張叔夜兼南道都總管知應

天府胡直孺兼東道都總管

何鼎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

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於是四方勤王之兵大集唐恪耿南仲聶昌

信和議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使金人聞之奈何亟檄止之令勿前於是諸軍皆反旆而去

黃諤浮海如金議和

金師日逼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遣諤由海道往以議之夏

人陷西安州○冬十月安置提舉洞霄宮李綱于建

昌軍○金索多入汾州知州張克戩死之○貶御史

中丞呂好問為吏部侍郎

好問累言時政帝深嚮納金師之退也大臣不復顧

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復
大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報金人復至大臣不知
所出遣使講解好問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遇奔
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
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
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
閔其忠下遷

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鎮棄守

王雲至真定使

從吏李裕先還言金人不復來求地但索五輅尊號
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帝悉從之先遣車輅往而命
馮澥副康王使金軍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金人却
之王遂不行既而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
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乃詔集從官于尚書
省議三鎮棄守百官多請割與金人以紓國禍何鼎
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
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東論辨不已

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
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曰善
種師道罷以

范訥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師道未至太原而城已陷乃巡邊師道次河陽遇王

訥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召還而卒
以馮澥知樞密院事

○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王寓免
命寓副康王使韓爾雅布軍

寓辭故也十一月夏人陷懷德軍○金尼瑪哈復入威勝軍

隆德府澤州
尼瑪哈自太原趨汴所至皆降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

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金尼瑪哈至河外折彥質帥師禦之而潰

金人遂渡孟津西京留守王襄棄城走城降于金
尼瑪哈至

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尼瑪哈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連旦甲戌彥質之衆皆潰乙亥金和尼師衆先渡孟津尼瑪哈從之至河陽知府燕瑛棄城去至河南留守王襄亦走金遂入之於是永安軍鄭州皆降

詔康王構復如金師至磁

州民殺副使王雲王乃還次于相州

遣刑部尚書王雲副康王使幹里雅布

軍許割三鎮奉袞冕王輅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濟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王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民操執雲殺之王見事勢洶洶居之不安會幹里雅布軍濟河

克懷州遊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
丞以帛書請王如相服索鞬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
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
議者以為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矣初相州
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
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
敢戰士飛與馬廩擒刺賊至是

馮澥李若水如金尼瑪

因劉浩以見王以為承信郎

哈軍

尼瑪哈自洛遣人來言欲盡得河北諸郡畫河為
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使之行至中牟

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
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敢言退者
斬衆乃定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
可諧乞申飭守備及見尼瑪哈議多不從

罷何棟為開

封尹

棟主戰守與唐恪
耿南仲不合故罷

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傅為

尚書右丞

傅為兵部尚書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傅對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民崇觀法惠民

姦時謂名言

孫傅使成忠郎郭京選六甲正兵以禦金人

初孫

傅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以金帛數萬使招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孫傅何鼎尤尊信傾心待之或上書於傅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為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傅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

率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
常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李回之師潰于河上
回以萬騎防河

衆潰而歸
金幹里雅布使楊天吉來議疆界詔耿南仲如河東

幹里雅布軍聶昌如河北尼瑪哈軍許以兩河界之昌為

絳民所殺南仲至衛遂奔相州
幹里雅布使楊天吉王洵薩里穆爾等來責金幣及

割地帝許以畫河為界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

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出河東昌出河

北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總而登鈴轄

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齶之初南仲為東宮官

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

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玠堅請割地

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訥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喻康王盡取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以孫傳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院事○以范致虛為陝西五

路宣撫使督勤王兵入援○金斡里雅布之師次于京

城下

斡里雅布自真定趨汴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時援兵皆為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至者

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承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京畿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遲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

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
帝將從之開封尹何臬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
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醜然而李回免○南道都
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衛

叔夜聞名即日自將中軍令
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

合二萬餘人與金師轉戰而前已丑至都帝御南薰
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其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
祿山璽詣襄陽以金韉里雅布使劉晏來○詔三省官
圖幸雍帝不答

名悉依元豐舊制○以何臬為門下侍郎○閏月唐

恪免

恪從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
去御史胡舜陟劾恪知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

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以何臬為尚書右僕射○金
威誠不可以備位乃罷

尼瑪哈之師次于京城下

癸巳尼瑪哈至屯于青城

馮澥以金蕭

慶來

金人攻城日急尼瑪哈使馮澥與蕭慶等來邀帝會盟帝不許

以馮澥為尚書

左丞張叔夜發書樞密院事○金人入懷州知州霍

安國死之○馮澥曹輔如金師求成金人不許

殿前副都

指揮使王宗濂與金人戰于城下敗死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瑗分兵禦之遙見金兵甚衆皆奔還自相

踣藉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召諸道兵兵無至者城中唯衛士三萬又什失其七因時挑戰以示敢敵金

人復來請親王詔越王往將行而尼瑪哈以兵來迓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詔遣馮澥曹

輔與宗室仲溫士諱如尼瑪哈韓爾雅布兩軍以請和尼瑪哈不許

金韓里雅布使劉晏

來

趣親王宰相出盟也

詔康王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帥師入

衛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而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

援何桌以為然密草詔蒙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河北兵馬大

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連領兵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鳴

咽兵民感動

何桌孫傳使郭京出擊金師京敗走金人遂

入京師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瑗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甲寅

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桌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

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獲龍河填屍皆

滿城門急閉京據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
餘衆南遁金師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
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統制何慶言陳
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
陷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
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衆
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
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
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
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
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誦服曰尚書真
知軍情麾其徒退何巢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
議和退

何巢奉濟王栩如金師以請平

帝聞金人欲
和而退丁巳

命何巢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尼瑪哈斡里雅布曰
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斯在割地

而帝如金師

戊午何桌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

辛酉帝如青城尼瑪哈軍奉表請降

十二月金蕭慶入居于尚書省○

康王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遂帥師入衛次于東平

十二月壬戌朔康王開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乙亥王發相州丙子渡河未知所向汪

伯彥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王從之丁丑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

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

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

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

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
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趣澶淵
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汪
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庚寅次東平帝至自青城癸
帝還京甲子金遣使來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
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
民縱民伐紫筠
館花木以為薪詔陳過庭劉幹如兩河割地以畀金

人○范致虛會師入援潰于鄧州

陝西宣撫使范致
虛聞汴京圍急會

西道總管王襄陝西節制使錢益之師凡十萬入援
至潁昌聞汴京破襄益遁去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
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
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為參議官致虛
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為一
軍號尊勝隊童行為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

委已以聽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
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羅索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
死者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
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金定牛頭稅法每牛一具

賦粟五斗其制以牛三頭
為一具故又謂之牛具稅

丁未二年

五月高宗皇帝構建炎元年○金天會
五年○西遼康國元年○夏正德元年春正月

辛卯朔帝朝太上皇帝于延福宮○詔兩河民降金

民不從

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兼旬止得詔
石州甲午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詔

孫傳輔太子監國帝復如金師吏部侍郎李若水死

之
庚子金人索金銀急且遣使再邀帝至營帝有難
色何奩及吏部侍郎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

乃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何鼎李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帝至金營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指尼瑪哈痛罵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于地衆皆散留鐵騎十餘守視尼瑪哈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尼瑪哈召計事若水因歷數而罵之尼瑪哈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若水謂其僕謝寧曰我為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過破其唇嚙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歸具言其狀金人亦相與言曰遼國河東割地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使劉韜自經于金師

劉韜至金營金人館之僧舍其僕射韓正謂之曰國相知君今

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

若止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

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羽等即

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適題窓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歆顏色如玉

宗澤敗金人于衛州

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

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

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度所將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

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太學生徐揆上書乞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

西遼建都于和斯

西遼主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和斯鄂爾多改元

康國以蕭額哩呼為都元帥率騎七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誓衆興復額哩呼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歸西遼主曰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及太皇天弗順數也奈之何哉

上皇后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尉如金師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

出迎駕而尼瑪哈留之不遣其知樞密院事劉彥宗
請復立趙氏金主不許竟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
丙寅金人輒南薰門路人心大恐已而金人遣吳玠
莫壽持文書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惟何鼎
李若水母得預議孫傳大慟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
國爾苟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許
丁卯金人邀太上皇至青城面議且以內侍鄧述所
具諸王皇孫妃主名盡取之上皇即與太上皇后同
如青城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
皆從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丁卯上皇
至金

皇后太子如金師孫傳從之

金人復令以上
皇命召皇后太

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
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
狀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紹
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

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玠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為太子傅當同死生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三帥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傅寓皇城司其子求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為揮使連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殉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辛未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金人之傅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不還金人召之以去金人

大索金幣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

中安秩死之

時金帥邀索金帛每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梅執禮陳知質

程振安秩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盡以軍法結罪償室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師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帥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顏比屋朽空無以塞命耳金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金帥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俚各杖之百執禮猶為之請俄遣還將及營門呼四人下馬槓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聞者莫不隕涕憤歎

康王構帥師次于濟州

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

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徽齋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

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金人遣吳玠莫儔入京集

百官議立異姓執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御史中丞

秦檜以去

金帥遣翰林承旨吳玠吏部尚書莫儔入城推立異姓玠儔名百官議衆莫敢出聲

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一人吏部尚書權留守王時雍問於玠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且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因移書金帥請立天子以從民望金人執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書名唐恪既書名仰藥而死已而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

立邦昌意衆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言于衆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以存趙氏乃與御史吳給約御史中丞秦檜共為議狀於金帥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專事讎游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去吳玠莫傳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三月金人立張邦

昌為楚帝宣贊舍人吳革死之

金人勸追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

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丁酉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之邦昌但東面拱立閤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

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
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吳玠莫儔范
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
字以時雍推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玠權同知
樞密院事莫儔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
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
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獨呂好問所行
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王時
雍每言事邦昌前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時雍又勸
邦昌坐紫宸殿拱殿以見金使呂好問曰官省故吏
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乃止王
時雍復議肆赦呂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
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已而金
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柁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
起居王時雍吳玠莫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黃
潛善聞邦昌已立勸康王駐軍宿州謀渡江左王不

許金幹里雅布自汴北還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

如金

庚子幹里雅布以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

去張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夏四月金尼瑪哈自汴北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

還帝及皇后太子如金

四月庚申朔尼瑪哈退師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桌

孫傅張叔夜司馬朴秦檜等北還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

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

畜積為之一空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度河據金人歸路還二帝而

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初幹里雅布之北還也以尼瑪哈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宋勤王之師有以乘之

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上下遽爾相慶以為無復可虞矣於是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於關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堅守之詔徧告多方拘尼瑪哈之使忽李綱种師道之言魯不數月再致金師大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常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蒙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者如李邦彥張邦昌吳敏徐處仁唐恪聶昌耿南仲唯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金人圍中山知府陳邁為其下所殺

城遂降

中山為金人所圍者半歲外無援師汴京既陷知府陳邁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不

悅懷刃入府刺邁殺之家人殲焉振出帳下卒執而碎裂之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師入城見邁尸曰

忠臣也歟
而葬之

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入

居禁中垂簾聽政遣使奉迎康王構于濟州

呂好問謂張邦

昌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也邦
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時
畏女真兵威耳女真若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
外元祐皇后在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
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
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傍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
不當稱聖旨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
之即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不
然則宜遠避及金人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
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貝
勒統之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
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好問復言于邦昌曰為

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
會御史馬仲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同院無肯連
名者仲獨持以往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
癸亥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而
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
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
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克
家往奉迎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
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
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
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
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
國難耳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
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
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
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

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呂好問亦遣人來言曰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丁卯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章淵奉大宋受命之寶于濟州戊辰邦昌手書上延福宮太后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為奉迎使皇后亦使衛尉卿孟忠厚持書奉迎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兵扈衛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將所部兵逆于道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在京百官勸進于康王而退居于資善堂謝克家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辨儀物甲戌皇后来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數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

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
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請幸之以圖大計王遂決意
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郡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
州來會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辛巳西道都總管
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知應天府朱勝非皆以
師至癸未王至應天乙酉邦昌見王伏地慟哭請死
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五月康王構
臣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

即皇帝位于應天府大赦改元

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

帝遂即位于應天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常赦所不原
者咸赦之張邦昌及應于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
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
叙仍敕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蓋
懼金也是日元祐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
皇后在東京撤簾

知樞密院事。○遙尊靖康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
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作景靈宮于江寧
府。○以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
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遙尊生母賢妃韋氏為宣
和皇后。○遙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耿南仲免

○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

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
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

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
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
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
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

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網覲沮其至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網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網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網忤網行至太平上疏曰興哀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馮濟免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馮濟免

○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

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

全卿之力也拜右丞魚門下侍郎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

宜舍垢繩以王法立御營司以黃潛善魚御營使汪懼者衆矣綱乃止

伯彥魚副使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羣道兵皆在

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潛
善伯彥領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
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
統制而以楊惟忠主管殿前司公事
王時雍有罪

黃州安置○論靖康王和誤國奉使割地罪安置李

邦彥吳敏蔡懋李枕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

等于遠州○加張邦昌太傅

詔以邦昌知幾達變勲在王室如文彥博故事

一月兩赴都堂議大事

詔脩正宣仁聖烈皇后事跡追貶蔡確

蔡卞邢恕蔡懋等官

詔史官辨宣仁聖烈皇后誣謗遂追貶之

道君太上

皇帝至燕山○以宗澤知襄陽府

澤見帝應天帝欲留任之黃潛善等

沮馬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靖康中所以蠟書

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
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震河北帝即位遣
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
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
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
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
因其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
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
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
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
弱而將士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
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
引去帝留之乃貶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
所官安置江州

揚州儲資糧脩城壘以待巡幸○以周望為二聖通

問使如河北金師○詔王襄趙野永邵州安置

論勤王稽

緩罪也

金羅索入解絳慈隰石州河中府○金達蘭入

密州○金達呼入單州廣信軍○六月以仲湜嗣濮

王

嗣王仲湜北行

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李綱至行在固

辭相位不許

六月己未朔李綱至入對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

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脩外攘遷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頗岐當封示論臣

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帝命岐奉祠出范宗尹知舒州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借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

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
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
定罪宜做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
怯情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
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
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
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
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
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
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
中不

治僭逆罪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

李綱以所議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
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
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
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宗之義以感動其心

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借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者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恕邦昌者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疾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疾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為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

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
昌甚力帝頗呂好問曰卿昨在園城中知其故以為
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
知既已自歸唯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
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
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
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
及癸亥乃降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
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乃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
州安置并安置受僞命臣僚王時雍吳玠莫俦李攢
孫覿干高永全柳歸州而顏 贈劉韜為資政殿大學
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

士李若水為觀文殿學士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
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

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安國延康殿學士劉以李綱
給等皆贈官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兼御營使

甲子帝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
皆涕泗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

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
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靖康之
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
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
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
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
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
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
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益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
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
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
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

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
皇子勇生大赦皇子生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焉
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缺望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

矣如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
願因今款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捷
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矣
還元祐黨籍人官爵○詔陝西

山東諸路帥臣團結軍民互相應援

李綱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

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
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
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二
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
招置新軍及御營司並依此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
按牌以遣綱又申明軍政合更改者數十條多施行

之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以傅雱為二聖通問使

如河東金師

黃潛善白遣宣義郎傅雱為祈請使李綱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但今日之

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
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
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
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以零為二聖通問使奉表
以往且致書

立沿河沿淮沿江帥府

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

于尼瑪哈

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
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船江
淮諸路置賞功司

李綱請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因而

為盜賊者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措置戶部財用
誅及家屬

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
慈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聞旬得緡
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拜同
知無措置戶部財用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

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
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
抗敵謂之巡社其法
精詳詔集為書行之
呂好問免詔封為東萊郡侯侍
史王賓論好問嘗污偽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邦昌
僭號之初好問募人齎帛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
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也好問自
慙力乞退罷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
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園齋書
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封東萊郡侯卒
淵聖皇帝渡白溝僉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

叔夜從淵

聖北行在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至白溝河御以
者曰過河界矣叔夜雙然起仰天大呼扼吭而卒以

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澤在襄陽會金

人有割地之謀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穢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賊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

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者號沒角牛衆三十萬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帝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饑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耳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奏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欺謾為可憑信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愜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所為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

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感於人言令遽置別館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相大臣恬不為慮不脩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沿河鱗次為連珠皆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皆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守禦之備既具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

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金右副元帥幹里雅布卒

幹里雅布
又名宗望

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入衛○以張所

為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統

領賜內府錢百萬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

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

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

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

非是且言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愈熾而民間苦擾
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
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
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而益謙非理沮
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
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

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擢王彥為都統制於是河北賊
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以降時岳飛上書言勤王
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
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
陛下乘敵勢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
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充中軍統領
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
樂技曳柴以敗荆莫教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翼
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
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
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
招撫識能提兵歷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
郎**造戰車于京東西路**李綱奏步兵不足以勝騎騎
兵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騎
京東西製造
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以錢益為
而教閱之

陝西經制使。○秋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

為副使。○詔諸路忠義巡社隸安撫司。○淵聖皇帝

至燕山，尚書右僕射何桌不食卒。

桌至燕，仰天大慟，不食而卒。年三十。

九 詔奉元祐太后如東南。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

揮使郭仲荀奉元祐太后先行六官及衛士家屬，皆從已未發京師。

以許翰為尚書右

丞。○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有罪，棄市。

齊愈附于黃潛善、汪伯彥，上疏

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嫌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於是逮齊愈于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違嶺。」

南大諫第承不過踰嶺爾
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
詔議幸南陽以范致虛知

鄧州

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

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
還關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帝乃諭兩京以
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網
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
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
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
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
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
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
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
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
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蹙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

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過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常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脩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遣使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所

帝將幸揚州遣使迎奉太廟神主于汴京

罷四道都總管○曹勛以太上

皇帝手書至自金

太上既渡河十餘日謂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

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悲舉而行之母以我為念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

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入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國東境奉二帝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盜史斌稱帝于興

州○八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于杭州執帥臣葉夢

得詔以錢伯言知杭州帥淮浙兵討之○以李綱黃

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慤兼御營副使

一日綱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致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衛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皆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傾心聽受至是感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往往留中不

報更號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

名從之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

乞避位不許有旨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傅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

事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

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帝不納竟罷

經制司召亮赴行在李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罷綱

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

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

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

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李綱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

罷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黃潛善汪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

罷綱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

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熾闕殺前太學錄輔殘毀中原盜賊蜂起而國不可為矣

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解官歸丹陽帝即位五日遣使召之東至南京未得對會李綱罷

相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

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方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

正必速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南京
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澈怒帝言不
巫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庚召東
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而
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
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
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向
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二尸瘞之東初未
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許翰罷李綱之罷也翰言綱
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忠義英發捨之無以
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得
罪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
廟堂可乎乃為東徹著哀辭而
入上章求罷遂提舉洞霄宮

金以鄂爾多為右副

元帥

鄂爾多太祖子

九月詔擇日巡幸淮甸

黃潛苦
汪伯彥

力請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以建康
天險可據請幸之遂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
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
呂頤浩繕修城池遣徽猷閣待制孟忠厚迎奉太廟
神主赴揚州

罷買馬○封皇子粦為魏國公○以王圭為

河北招撫判官安置招撫使張所于嶺南○宗澤復
上表請帝還京師不報○王彥渡河大敗金人于新

鄉進次大行金人圍之彥師潰走保共城

張所使彥
帥岳飛等

十一將凡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岳
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森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
明日又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會食盡詣彥壁
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

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太行諸將各散去彥獨保共城西山復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逸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人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各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問道騎兵擁彥糧道募民入貲授官○盜趙萬陷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

常州鎮江府○罷諸路經制招撫使○張邦昌伏誅

初邦昌偕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
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
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
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
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詔
馬仲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并誅王時雍等

金棟

摩入河間府雄州達蘭入祁保州永寧順安軍

自是

州郡多屬金矣冬十月帝如揚州

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
楚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

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
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
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
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固條
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
建議輒為黃汪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

於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丁巳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宋思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畏而引去隆祐太后至揚州○者衆及聞帝南幸由是解體

罷帥府要郡次要郡及新軍水軍○以王淵為杭州制置盜賊使○以劉光世為滁和濠州江寧府招捉盜賊制置使苗傅為御營使司都統制○帝至揚州

○王淵誘趙萬誅之○金徙太上皇帝淵聖皇帝于

大定府

大定金中京也

十一月竄提舉洞霄宮李綱于鄂州

○盜張遇陷池州○以王倫為金國通問使

倫旦之族孫也

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選
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
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至雲中見尼瑪哈議
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尼瑪哈不聽使就
館守之以兵有商人陳忠密語倫以二帝在黃龍府
倫升乃以金遺忠往黃龍潛通意由是二帝始知康
王即位以張慤為中書侍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

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權知密州趙野棄城走
軍校杜彥據州追野殺之○十二月王淵入杭州執
陳通誅之○金尼瑪哈鄂爾多烏珠羅索分道南侵
西京留守孫昭遠帥師南走河東經制使王瓌自同

州帥師入蜀金人取淄青趙濬滑同華汝州

金聞帝如揚州

遂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命將分道南伐尼瑪哈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以攻河南至汜水關孫昭遠南走鄂爾多取淄青趙州烏珠自燕山由滄洲渡河以攻山東且分兵趣淮南將謀侵汴宗澤聞之命劉衍趙滑州劉達趙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烏珠遂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羅索自同州渡河以攻陝西於是鄂爾多取濬滑色哩取同華汝遂破潼關王瓌遂自同州帥師入蜀避之盜

丁進降于宗澤

通鑑續編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十四

元 陳桎 撰

戊申 高宗皇帝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金

尼楚赫取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金

烏珠侵東京留守宗澤敗之

金烏珠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

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行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尼瑪哈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

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
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旣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
特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
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
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
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
將張為往救之為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為曰
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為急遣王
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
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
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
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
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兵去
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
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
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

人言必曰 復明法科。金人取永興軍經略使唐重宗爺爺

死之。○東平府軍校孔彥舟叛寇黃州。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

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金人取均房青澠鄭州。○

張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招降之。○金尼楚赫

取鄭州。○竄內侍郃成章于南雄州。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

不以聞郃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焉金蘇瑪拉入襄陽

○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懿薦之

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二月金巴爾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

斯取唐蔡陳州潁昌府○河北盜楊進降于宗澤○

金人取淮寧府知府向子韶死之○以王貺充金國

軍前通問使○同知樞密院事孫傳卒于燕○馬擴

聚兵奉信王榛于真定五馬山以總制諸砦

和州防禦使馬

擴奔五馬山砦聚兵得上皇子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金遷河南襄陽潁

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于河北○三月金尼瑪

哈焚河南府而去翟進復西京詔以進為京西北路

安撫制置使○夏四月金烏珠復入河南府翟進復

取之

烏珠聞洛陽為翟進所復率衆來攻進與韓世忠丁進迎戰而敗韓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

乃收餘兵南歸烏珠入西京進復集鄉兵與金人戰屢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入洛陽金人帥懷孟蒲衛之衆復至芥門而入以信王榛為河外都元帥○工進與巷戰金人引去

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以老疾求去也

五月宗澤請車駕還

京師詔許之許景衡罷

宗澤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

兵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動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若規規為偏霸之謀豈非可鄙之甚乎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

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帝得疏又聞信王榛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為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洲得瞞疾卒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耳

立詩

賦經義分試貢士法

帝念時方用武士人不能至行在下詔諸路提刑轉運司選官

即置司州軍引試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且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立詩賦經義分試法殿試仍對策三

道第一甲第一人授左宣教郎第二甲三人授左宣義郎第四第五人授左儒林郎第六人以下並授左

文林郎第二甲並授左從事郎第三甲以下並授左迪
功郎學究出身者授登仕郎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
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
以朱勝非為尚書
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右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降于金

虛中時竄

詔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
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興兵南伐已留王
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之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
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頗
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
河北制置使王彥帥師還

次于沙店

彥治兵刻日大舉告期于宗澤澤召彥會議
彥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

不敢擊既至汴澤大喜令彥宿兵近
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

張慤卒

慤善理財
論錢穀利

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六月以王
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其同列之歡時論善之

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為都統制

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

國庶移書與之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
迫秋高必大舉盍使節率兵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

復亮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
十餘奏每為黃潛善

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
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

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
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無一語及家事

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恸澤始招集
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

剋復可指日真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戍幕素
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什五都人請以穎繼父

任不許

以杜充為東京留守

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宗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

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八月作皇帝金寶

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

寶尚存至是帝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殿中侍

御史馬伸乞罷黃潛善汪伯彥詔貶伸監濮州酒稅

卒于道

伸自湖南遷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

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

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

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

五

子所奪道
不可行也
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二帝至金會

寧金主旻以太上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

侯

金主命二帝赴上京八月丁丑二帝至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乾元殿金主封之

九

月郭三益卒○金鄂爾多襲信王榛于五馬山砦取

之

初馬擴詣行在受密旨使幾察信王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鄂爾多恐

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榛亡走不知所終冬十月金徙

二帝于韓州

韓州在燕京東北一千五百餘里

金尼瑪哈鄂爾多會

師圍濮州詔韓世忠等帥師救之○詔孟忠厚奉隆祐

太后如杭州

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后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

從都副

楊進復叛寇汝洛知河南府翟進敗死

楊進復叛

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而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

塹為賊所害賊因乘勝大敗官軍

十一月安置提舉

嵩山崇福宮李綱于萬安軍

中丞王綱論之也

金富察羅索

取延安府王庶曲端帥師救之端次于襄樂庶至甘

泉而還

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之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金人謀知庶

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

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會諸路兵進禦時端盡統涇
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終不聽而遣其
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遽延迂道自郿之三水與
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
興元府毛瓌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
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
勞軍庶猶以節度望端欲倚以自副端獨不平見庶
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會庶上章自劾端即拘
庶其官屬奪其使印

金以烏葉掌國史

女直初未有文字尼瑪哈

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復
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
是詔求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烏葉與耶律迪延掌
之烏葉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函普以下至太祖綜為
三卷以趙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

開善心計好詞問天下利病每

有通變救弊之志宣和末為成都轉運判官多所更革至是陳權茶買馬五害朝廷是之即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瓶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不二年茶引收息至百七十餘萬緡買馬踰二萬匹

金尼瑪哈取濮州知

州楊粹中死之

尼瑪哈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尼瑪

哈蹠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日而陷粹中死之

金烏珠取開德府相

州○吳玠襲史斌誅之○以魏行可充金國軍前通

問使○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僧寺○祀昊天上帝

于園丘大赦

始郊也

知府州折可求以城降于金

折氏自五

代以來據有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故自德宸傳
子御勲御卿御卿子惟正惟昌惟忠惟忠子繼宣繼
閔繼祖繼祖兄子克柔克行克行子可大可適可求
世知州事累功建節為國藩衛至是知晉寧軍徐徽
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羅索聞之執可求之子彥
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之
而其宗族仍仕中朝

十二月太后至杭州○金達蘭侵濟南知

府劉豫以城降之

達蘭圍濟南劉豫遣子麟禦却之
達蘭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

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
金百姓不從豫繼城納欵

金鄂爾多取大名府提

點刑獄郭永死之

鄂爾多入大名守臣張益謙轉運
判官裴億降鄂爾多問曰城破乃

降何也二人以郭永不從為辭鄂爾多遣騎召永謂
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鄂爾多欲用之永罵曰

無知小子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黃潛善汪伯
以降乎鄂爾多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彥為尚書左右僕射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

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

濟時金兵橫行羣盜蠭起潛善伯彥既無謀畧而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

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要然不以為慮御營司參贊軍事張浚極言金人必

來攻請豫為備潛善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金尼瑪哈入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

子墓者尼瑪哈曰大聖人墓安可發殺軍士於是獲存

己酉三年

金天會七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以翟興為京西北

路招討使河南尹。河北制置使王彥朝于行在詔

免對彥遂致仕

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

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

彥遂稱疾致仕

以路允迪僉書樞密院事。張用王善復叛

寇淮寧府。金尼瑪哈取徐州。韓世忠之師潰于

沐陽金尼瑪哈遂入淮陽次于泗州

平寇將軍韓世忠屯淮陽會山

東兵以援濮州尼瑪哈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帥大軍迎戰世忠不敢敵夜引還尼瑪哈躡之至沐陽

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尼瑪哈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戊申入泗州二月詔

劉正彥帥師衛皇子六宮如杭州○金人至天長劉

光世帥師禦之師潰而還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帥兵阻淮以拒金人金騎兵掩

至天長光世迎敵未至而軍潰光世奔還

金尼瑪哈入天長軍帝南渡江

入于鎮江府金人追至揚子橋而去

尼瑪哈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

乘勝而南辛亥陷天長軍壬子內侍鄭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

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

而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蒼黃乃戎服策馬南馳見帝于鎮江揚州居民爭門而出死者

相枕籍無不怨憤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癸丑金游騎

至瓜洲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決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皆不能濟淵念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失諸將心

太常少卿季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金人追之

太祖神主已

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

城中烟焰燭天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僉書樞

密院事守鎮江

帝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

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川渡江以趨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唐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為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控扼江口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府是夕發

鎮江次呂城鎮甲寅次常州丙辰次平江府戊午次
吳江縣命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軍馬禮部侍郎
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已未次秀州庚申次崇德
縣呂頤浩從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
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
金人入真泰州○劉俊

民如金師詔錄用張邦昌親屬

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縈以行

金羅索取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死之

羅索取破晉寧軍徐徽言據

子城拒戰因潰圍走擒之使之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羅索取殺之統制孫昂及士

卒皆不屈俱被害

帝至杭州赦

壬戌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乙丑降德音赦死罪以下

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金人焚揚

州而去

戊辰金兵焚揚州士民皆死者才數千人庚午金兵引去

黃潛善汪伯

彥有罪免

潛善伯彥自知不為衆所容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徽論二人大

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如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遂

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而帝不悟伯彥則居位日淺故論者或末減其

罪云以葉夢得張澂為尚書左右丞○呂頤浩復揚州

金人既去頤浩遣將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以王庶知京兆府曲端知

延安府○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王淵同僉

書樞密院事

淵制下諸將籍籍帝乃命淵免進呈書押本院文字葉夢得罷○

詔禮部侍郎張浚帥師次于平江府。○以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知江寧府。○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僉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奉皇子魏國公專即位請隆祐太后臨朝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居顯寧寺大赦改元明受

苗傅自負世將且有勞於

王室以王淵驟得君超遷顯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疾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苗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

傅等疑其必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癸未劉光世為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猝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凡無鬚者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專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傳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百官皆從軍校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魯澤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

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傅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澤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傅兵不退測西機宜文字時希孟曰中官之為患至此極矣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帝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罷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軍帝不得已命吳湛執履與之傅即於樓下腰斬履齧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澤斬之編管藍珪于遠州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趨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即立極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輿與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

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至金人養成今日之禍
宜問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汪伯彥黃
潛善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
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
吾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
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固請太后曉譬百端傅
不從傅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
言乎勝非還白帝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
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乃即
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而請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宣
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專即位太后垂簾決
事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是夕
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以張浚為中書侍郎韓世
忠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為秦鳳副總管
分其衆隸諸軍又以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
書左丞加傅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

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信使
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
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
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
已狼籍矣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
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刃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
以言撼之曰上皇侍燕士如骨肉那無一人効力者
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
人勝非曰君與馬柔吉皆燕中名人嘗獻策滅燕者
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盍早為
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勝非又謂王世脩曰國家艱
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
世脩喜時時往來道軍中情乃推世脩工部侍郎張
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傅等乃止張

浚呂頤浩會師勤王苗傅帥羣臣朝帝于顯寧寺

改元

赦書至平江張浚浚命守臣湯東野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
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
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
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
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
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頃侍郎濟以
機術母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
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
救其肯遽避位于効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
寓書於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知但已乎浚以頤浩有
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
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乃留楊惟忠屯江寧以
安人心且命控扼江上以防苗傅等挾帝渡江會有
旨召頤浩赴院供職頤浩上書言金人乘戰勝之威
羣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宜容皇帝退
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

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辨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輅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議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輅約浚至杭張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聳不可以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戊戌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

不行而大脩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
為質朱勝非紹傅曰不若遣之使逐世忠而慰撫之
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
夫人俾逐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夜會
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穴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
馮輜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
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
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
遜位宜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瑠馬柔吉將
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
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馮輜謂朱勝非曰主上
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嗣聖宜易稱皇太姪同太
后垂簾聽政大元帥征伐于外最為得策名百官赴
睿聖宮議稱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
君為皇太姪監國諫議大夫鄭鼓與監察御史王庭
秀上疏言睿聖皇帝承正統已二年一旦尊為太上

皇於理猶順今乃欲降為臣稽之於古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且二十日內而降二天子自古未之有也力爭之乃止頤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迎之咨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沙漠之鄉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張浚劉光世發平江丙午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鉉並同僉書樞密院事是日浚頤浩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而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帥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

量如是也傳黨張達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

盜邵青陷泗州○金人取京

東諸郡○金達蘭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界

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趙立復徐州詔以立

權知州事

初金人破徐知州王復死之都虞候趙立戰死而復蘇求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

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莽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

聞夏四月帝復位尊隆祐太后為隆祐皇太后以苗傅

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為副使

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詔選政朱勝非帥百官請

睿聖宮親掖帝乘馬還行宮與太后御前殿垂簾

復以建炎紀年○以張浚知

樞密院事。呂頤浩張浚敗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

彥南走頤浩浚至杭州誅貶逆黨有差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

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

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浚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

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

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趣都堂取所賜鐵券

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辛亥。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

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覆手。念卿被謫。此事

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
隆祐皇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太后撤簾○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浚路允迪盧益

免

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即當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

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以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俱免以呂頤

浩為尚書右僕射李邴為尚書右丞鄭鼐書樞密

院事○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

左右軍都統制○詔尚書左右僕射並帶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改門下中書侍郎為叅知政事省尚書左

右丞

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履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

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太后覺其不便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治省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三省始合為一以李昉叅知政事○帝

如江寧府○詔韓世忠劉光世追苗傅劉正彥

韓世忠請

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通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帝從之

立魏國公專為

皇太子○盜薛慶陷高郵軍○金羅索取廊坊州○

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撫處置使便

宜黜陟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宣撫

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畜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幙府于秦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帝然之
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鼓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
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焉
以滕康同僉書樞

密院事○帝至江寧府

居于神霄宮

改江寧為建康府○

張浚如高郵薛慶降

慶據高郵有衆數萬浚親往招之入慶壘從者不滿百慶感其

思意遂降因留浚三日以邀賞傳者謂浚被執呂頤浩等請罷浚帝從之越十日浚還請去帝不許以

洪皓充大金通問使金人執之

帝遣皓如金遺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金

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尼瑪哈迫之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在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韓世止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寬也韓世

忠獲劉正彥于浦城苗傅于建陽歸于行在所

世忠自衛

信進討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玘王德亦執苗傅斬焉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標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送於行在帝手

書忠勇二字
揭旗以賜之

翟興誅楊進

楊進居鳴皋山北興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

棄輜重南走興要辭于魯山進中
流失死餘衆數萬悉潰去河南平

六月霖雨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時久雨恒陰呂頤浩

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復下詔以四失罪已
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燬

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勲員外郎趙鼎上疏曰
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聞

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
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

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
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于此中丞張

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毋后粗糲酪漿之味
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毋后粗糲酪漿之味

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達絕塞之寒苦操予
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享嬖御
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
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
倦而天不為之助
順者萬無是理也
罷賞功司○隆祐皇太后至建康

府○罷右司諫袁植

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朕方念咎責已直

可直以過失歸臣下遂罷植出知池州

金人取磁州○秋七月苗傅劉

正彥伏誅遂削朱勝非顏岐路允迪等職居張浚于

衡州

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路允迪並落職張浚衡州居住金

達蘭取濰萊州○皇太子粵卒

諡曰懿鄭穀卒○以王

絢參知政事周望同僉書樞密院事○范瓊有罪下

獄死張浚發建康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

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悻悻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

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以來因召瓊浚

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

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與中衛以浚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瓊

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

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羽皆流嶺南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升杭州為臨安府

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為
道遠餉難乃變前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

可往帝從之遂升杭州
為臨安府將定都焉

崔縱如金不屈死之

通問二帝也縱

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
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于金
詔李邴滕康權

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皇太后如洪州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

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
事者悉從命滕康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

四方奏獻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又命四
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落星寺舟覆

官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盜郭仲威陷淮陽軍○廣州教授林

勲上本政書

勲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
宜使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

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八月李邴罷以劉珣權同知三省樞密院

事○陝西節制使王庶罷以王似代之

庶至京兆會金人大入庶

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且傳檄諸路會期伐金金人繞道陷丹州延安事聞乃罷庶而以似代之

盜劉文舜陷舒州○杜時亮如金師

時金人將渡江南朝廷聞之

遣時亮使金師以請和致書于尼瑪哈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

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閏月以決哉又命呂頤浩以書遣劉豫俾面陳此意閏月以

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充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

宣撫使守太平池州

帝聞金師將至召諸將議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

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充守建康王燾諫之

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充將發汴京統制岳飛諫曰
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

復取之非數十萬
衆不可充不從
皇太后至洪州○帝如臨安府帝發建康

如臨安自是不
復議防淮矣
張浚次於襄陽招兵分屯襄郢唐鄧○

金人取密州○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金人取單州

興仁府遂侵南京知府凌唐佐降之○以周望為兩浙

荊湖等路宣撫使守平江諜報金人治舟師由海道窺江浙詔韓世忠守圖山福山

望總兵
守平江罷起居郎胡寅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

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
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扞禦

及敵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速逃軍民怨
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脩戰畧
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效去虛文
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荆襄六曰選宗
室之賢才者封建使之七曰存紀綱以立國以張
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守同僉書樞密院事○徙劉光世守江州

杜充嚴急光世不樂

屬之會金師至淮西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徙光世于江州以屏蔽之

以張邵

為金國軍前通問使金人囚之

邵至濰州見達蘭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

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具書言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何也達蘭怒取國書

去送邵密州囚於柞山砦金人取沂曹州○高麗請脩貢詔不許

○冬十月金羅索取永興軍鞏州○盜酈瓊圍光州

○帝至臨安府○郭仲威詣周望降○帝渡浙居于

越州

帝至臨安七日復渡浙如越州

李成陷滁州○張浚治兵于興

元以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

川財賦

又以曲端為都統制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

兵自蜀有西師益利諸司已用便宜截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為慮知趙開善理財即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鑑鉢不可加獨推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僕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

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便舊錢引才二百五十萬開添印至四十一百九十萬人不厭其多宣撫司一日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從之開復大變鹽法印鹽引每斤納錢二十五而買賣與茶法同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金當海入壽春府黃州遂濟費不可計而貨財常有餘

江以趨江西劉光世帥師走南康金人入江州

光世至江

州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
金兵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自信州趨南康金人入城

由大治
趨洪州

十一月金烏珠入廬和州無為軍○張浚出

行關陝

浚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賊以
搜攬豪傑為先務諸將惕息聽命

隆祐皇

太后如虔州金當海入洪吉撫袁州臨江軍

滕康劉
珏開金

師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丁
巳金人陷臨江戊午陷洪州撫袁二州降之丁卯陷

吉孫悟如金師致書請
和也

盜劉忠陷舒州○金烏珠入

太平州○主管步軍司閻勅自西京奉祖宗神御

至越州詔奉安于天慶觀○帝還浙西以禦金師至

錢清復如越州。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守平江。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以趙鼎為御史中丞。

鼎自右司諫拜

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烏珠入建康府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之。

時江浙倚重於杜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烏珠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烏珠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

璦以軍先遁卒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烏珠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稅迎降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怨充之嚴刻欲乘其敗以害之充聞不敢還營居長蘆寺烏珠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稅邦光率官屬迎金師拜烏珠于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烏珠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充至金尼瑪哈薄其為人久之得

帝如明州

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

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遷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

帝然之遂如明州

韓世忠帥師自鎮江退守江陰○張浚至

秦州○盜桑仲陷襄陽府○十二月帝至明州○金烏

珠入臨安府遣阿里富勒琿追帝于明州帝孫于海

鳥珠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松關見無
成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遠

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誠棄城走鳥珠聞帝在明
州遣阿里富勒琿帥精騎渡浙追之帝乘樓船入海

次于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于明州以俟金使又謂
張俊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

已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
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

衛安已帝舟
次于昌國縣
皇太后至虔州
太后至吉州
金人追之

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
膝康劉珏皆遁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陸行如虔州

后及潘貴妃以農夫有與而行至虔府庫皆空衛兵
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關縱火肆掠三

日土豪陳新率衆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岳飛敗金人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后稍得安

于廣德

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于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

結以恩義遣還令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

謂曰此岳爺爺金阿里富勒瑄入越州遂渡曹娥江軍也爭降附之

進侵明州張俊使楊沂中帥師迎戰于高橋敗之

戊戌

阿里富勒瑄入越州宣撫郭仲荀奔温州知府李鄴降之遂趨明州敗宋兵于東關濟曹娥江壬寅至明州西門之高橋張俊使統制劉寶與戰而敗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等復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使來召人至皆計事俊使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入越州請降俊

拒之戒將士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閉關自守金人屠洪州○周望及

金達蘭戰于秀州敗績

庚戌

四年

金天會八年

春正月帝舟居于海

次于昌國縣

金阿里富

勒琿復侵明州烏珠以師會之張俊走台州金人遂

入城屠其民

甲辰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乙巳張俊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

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于烏珠庚戌阿里富勒琿復攻明州

烏珠引師會之張俊懼帥其師趨台州劉洪道亦遁己未金師入城屠其民

金阿里富勒

琿襲帝舟于章安張公裕敗之帝遂如温州泊于港

口金人乘勝破定海縣聞帝在章安鎮以舟師追之

如溫州甲金羅索取陝州知州李彥仙死之初金人

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石壕尉李彥仙保三砦屢

聞詔彥仙知陝州無安撫使彥仙至陝蒐軍實增埤

仙敗之羅索聞之自蒲解悉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

羅索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

援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于浚

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

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官
居民無一人降者羅索怒盡屠其餘民而去
滕康劉

珏免○金以韓企先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

企先遼中書令

知古九世孫世為大官至是金主召見于上京甚驚
異之曰朕常夢此人今果見之時方議禮制度企先
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
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二月酈瓊降于劉光世○詔

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

密院事○金人入潭州屠其城○金烏珠自明州還

浙西遂入秀州

烏珠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

金人取

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
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鼎州

盜鍾相自稱楚王○赦

以金兵退故也

李成陷舒州○金人

至平江周望走太湖烏珠入城焚掠而去

金游騎至平江周望

奔太湖知府湯東野棄城遁烏珠入城縱兵焚掠死者甚衆城中殆空

鍾相陷澧州○

孔彥舟詣傅雱降○張浚帥師入援○三月金烏珠

入常州鎮江府○使盧益奉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

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承奉迎以愜朕朝

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奉迎于虔州孔彥舟獲鍾相歸于行

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軍賊戚方陷廣

德軍

方江淮軍校也

夏四月張浚行至房州聞金人退復還秦

川○帝還越州

金師退帝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且曰會稽止可暫駐呂頤浩曰將

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臣謂若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闕陝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

舍不可不審帝曰善三月辛酉發温州四韓世忠大月癸未至越州甲申下詔親征巡幸浙西

敗金烏珠于江中烏珠走建康達蘭遣師救之烏珠

復入于江世忠敗績烏珠遂濟江次于六合

初韓世忠以前

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烏珠師還擊之及烏珠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

江以待之三月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於焦山寺烏珠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

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降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烏珠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將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烏珠之婿龍虎大王烏珠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浙流西上烏珠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艘大艤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烏珠窘甚或謂之曰老鶴河故道今雖湮塞若繫之可通秦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烏珠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達蘭自灘州遣貝勒太一引兵來援烏珠乃復引還欲北渡世

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烏珠軍江南世
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緘縋貫大鉤授健者明
旦敵舟躁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艘一
縋則曳一舟沉之烏珠窮感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
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烏珠語塞又數
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烏珠亟馳去
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
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
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槩槩俟風息
則出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
其竊蓬則不攻自破矣烏珠然之且用方士計刑白
馬別婦人心自割其額以祭天四月丙申天霽風止
烏珠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
而舟上皆有五緡烏珠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
之五緡皆自焚烟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
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烏珠遂濟江屯于六

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烏珠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呂頤浩

免

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顧恣中丞趙

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為不可輕舉

頤浩惡鼎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而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

說陛下有眷侍臺臣之言而宰相挾挫沮言臣之威堅臥不出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十餘言頤浩固求去

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體泉觀使而復命鼎為中丞諭之曰朕每開前朝

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金當海自荆門北去牛泉襲敗之

于宋村

金人犯江西者聞烏珠北還亦自荆門引兵而去留守司徒制牛皋潛軍邀擊敗之于宋

村

五月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金人

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之于靜安。

烏珠既濟江金人在建康者焚掠執李祝

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岳飛邀擊於靜安鎮大敗之

以張守參知政事趙

鼎僉書樞密院事。王綯罷。以翟興孟汝趙立劉

位趙霖李成吳翊李彥先薛慶並為鎮撫使分土處

之

時京畿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蠭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

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九人並為鎮撫使分地界焉興河南府汝唐州立楚泗州漣水軍位滁濠州霖和州無為軍成舒蘄州翊光黃州

彥先海州淮陽軍慶高郵天長軍軍興聽便宜從事
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

鎮鮮能

自守

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置○罷御營司以范

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滁濠鎮撫使劉位為盜所殺

○以陳規解潛程昌寓陳求道范之才馮長寧為鎮

撫使

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潛荆南府歸峽州荆門
公安軍昌寓鼎澧州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之

才金均房州長寧以呂頤浩為建康路安撫大使朱勝

非為江州路安撫大使劉光世為兩浙路安撫大使

○以郭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戚方降于張俊○

張浚使吳玠帥師復永興軍金烏珠自六合趨陝西

張浚以金兵萃于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且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郾延以擣其虛乃遣秦鳳副總管吳玠帥師復永興軍烏珠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以為援 僉書樞密院事陳

過庭卒于燕○秋七月以孔彥舟為辰沅靖州安撫

使○張浚使呂世存復鄜州○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去金上京東北千里又名鶻里敗路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挑梨栗麵等獻二帝於五國始知康王

即位以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詔諸將討戚方飛與戰數十合方窮乃降

于張浚俊還盛言飛可用乃以為通泰鎮撫知泰州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

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聽

八月以謝克家參知政事○

隆祐皇太后至越州

后至帝親迎之于行宮門外因通問所過守臣治狀入居行宮

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盧益罷○吳玠

復永興軍○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制曲端于萬安

軍

端素善撫士卒長於兵略然性剛愎既迫逐王庶而奪其印又欲併王賁軍朝廷疑其欲反浚使張

彬至渭州察之彬至渭謂端曰今兵合財備羅索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

銳且因糧于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以白浚浚不以為然及金人大擾環

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而自將屯宜祿玠敗端
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為援端亦
謂玠前軍已敗故不得據險以防衝突乃勅玠連節
制玠由是怨端及烏珠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
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
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
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以桑仲為襄陽
柄再敗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鄧隨郢州鎮撫使○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

實錄

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
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

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刑定豈足傳信吾意在
天之靈不無望于帝也帝悚然乃召范冲直史館重
修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
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

又為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九月太上皇后
而姦臣情狀益著矣冲祖禹之子也

鄭氏崩于金之五國城○金立劉豫為齊帝于大名

府

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尼瑪哈南伐諭之曰俟來
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烏珠渡

江北還乃議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
重賈賂達蘭而請立已達蘭許之乃言于尼瑪哈尼

瑪哈未之許其腹心大同府尹高慶裔說之曰吾家
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邦昌死

後有河南之役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風俗不更者
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盡不早建言而使恩歸

他人也尼瑪哈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
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定達

蘭以聞於是金主用立張邦昌故事以舊河為界遣
高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輿綬實冊立豫為大齊皇

帝世脩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其詔有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九月戊申豫即位都大名府豫既立復遷東平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李儔為監察御史王璵為汴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偽仕于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桑仲陷均房州

○金達蘭侵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之

立天性忠義知人善戰見敵如

仇自金人犯中國能與之抗者立為之首故能以區區之眾為江淮障至是登城為飛砲碎首左右馳救之立曰吾終不能與金羅索取延安府保安軍○張國復仇矣言絕而死

浚使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羅索戰于富平敗績浚

退保秦州

浚聞烏珠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

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

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闌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

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

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

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華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羅索引兵

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鉞

騎出不意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軍皆潰敵乘勝而進闕陝大震浚時駐師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命諸軍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闕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金安班 貝勒都元

帥舍音卒

舍音又名杲

金達蘭入楚州淮陽鎮撫使李彥

先救之敗死○冬十月秦檜還自金師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

賜達蘭為其任用達蘭信之及南伐以為參軍事達蘭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丁襁水砦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桌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

無識詞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達蘭金人縱之
必質妻屬安得與妻帑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
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及入對首奏所草與達
蘭求和書呈帝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
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
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
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

于金故達蘭陰縱之使還也

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

○馮長寧以淮寧叛附于劉豫○十一月趙鼎罷

辛金宗除節度使鼎言金宗非軍功忤旨罷奉祠

以富直柔僉書樞密院事

○以秦檜為禮部尚書

范宗尹欲處檜以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是命

金鄂爾多取涇原渭州鎮戎軍○日南至帝率百官

遥拜二帝○王彥敗桑仲于長沙平遂復房州

時所盜

賊遂起加以餓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覲桑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擣金州白土闕衆號三

十萬知金州王彥故仲將也仲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敗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門立為

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

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旗一

麾士殊死戰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沙張浚

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

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

將士散亡惟親兵十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此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

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
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
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
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金蜀
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
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
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
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
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
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之來
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僗賈世方等
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
備遂引去

十二月金鄂爾多取熙州○金金源郡王羅索

卒○建州盜范汝為降○定差役法

帝在河朔嘗數知縣不得其人

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村墮三十戶每料輪差甲頭一名催納租稅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
悉免



通鑑續編卷十四